

1 JUL 1934

514

北平周報

第七十六期

評壇

本期要目

平津第一大通車被炸之意義

閩葫蘆的西南

希拉特拉之清黨工作

憲法草案中之國體問題

田賦及土地制度(一)

民族主義與經濟生活

漫譚三則



康

莊

康

廷柱

之鳴

晉武譯

隱名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八日出版

每定期價二分半五分一角一元郵費在內

通訊處：北平交道口東大街三十九號

電話東局三三五二



平滬第一次通車被炸之意義

豪

自通車通郵設關之消息傳出後，舉國輿論譁然，本報亦曾一再著論抨擊，力排其非。無如媚外者每假外交以自重，上以要挾中央，謠言惑衆；外以結歡強鄰，處處運成。迄今通車問題，業於七月一日完全實現，通郵據倫敦六月二十九日電訊「據悉，取道滿洲之西伯利亞通郵，經各郵政當局協商後，不久可望恢復，此事與中國政府之政策無關，並信英政府爲此事，已與華方有所接洽。」等云云，此訊果確，則亦具體而微矣。三者之中，理所餘者，僅一設關問題耳。吾人目睹國土之淪亡，國權之虛喪，悲觀失望之餘，對此雖不願多所論列，然吾人有不得已於言者，即此番第一次平滬通車之被炸是也。查此次平滬通車，據北寧路局之佈告「在不承認僞國之原則下，進行交涉，——」並規定「國內段保護責任，歸中國負責，國外段歸日本負之。」但事實之證明，我方警察，於抵山海關時即

二

須下車，而日本警察則還可由北平前門登車，隨車保護。按北寧路原係借英款修築，除對英爲債務關係，英人得派人查票外，其一切主權，盡屬中國。以中國固有之鐵路，而竟許日警隨車保護，南滿車且有不塗去「南滿」字樣，逕開入國內者，枕榻之側，遂容他人鼾睡，則是無異承認日本在東北武力侵略下造成之局面爲合法，主權之謂何？國家地位之謂何？則我縱欲避免承認僞國，而僞國却於不承認之中被承認矣。何則，僞國者，日本以武力造成之者也。他如改裝軍車單中之牛尾湯爲「互惠湯」，此雖視爲小節，而代表之意義則甚大矣。吾人所大惑不解者，東北偌大之土地，盡爲他人割奪以去，吾人於忍辱含垢之中，迫不得已而通車，「互」從何來？「互」則從何說起？豈以東北四省之地，換取通車，即得爲「互」，以我國固有之整個北寧鐵路，今與人平分春色，即得爲「互」乎？此殆與塘沽協定簽字後，中國代表亦舉香檳稱慶之舉，同一意義歟！自通車之議定後，在滬有人向中國旅行社拋磚之舉，在塘沽附近有農民投石擊毀車窗玻璃之事，最近復有茶淀炸車案之發生，其所以接二連三不斷發生變亂者，國民同仇敵愾一致奮慨耳。溯自九一八事變以還，一般愛國志士，憤國難之當前，民族之頹靡，爲喚起國魂，促人猛

省，初有投擲炸彈以威嚇私賣偷運日貨之奸商者，繼有用以警告醉生夢死之青年者，均收效甚鉅。即去年平津告急，身負大局安危，「來跳火坑」之某要人過津時，亦不免大吃一驚。今則乃用以對付媚外求榮之徒者矣。其手段雖有不擇，其愛國之心跡，固昭然若揭。吾人於此敢信中國人心一日不死，中國必一日不亡，而東北失地亦不患無收復之望。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言念及此，復不禁為我國家民族表示萬分欣幸者也。

閩葫蘆的西南

莊

吾國領土範圍雖廣，七除八扣，亦已變為蕪爾小區矣。西北荒野穉瘠，不足發展生產，宛似苦的菜皮；東北肥沃廣漠，早為日本佔領，儼若破的香椽；東南富庶繁華，日趨破產衰落，猶若爛的葡萄；西南豐富華盛，但又割據獨立，等於閩的葫蘆。苦菜皮，破香椽，爛葡萄，閩葫蘆實是目前中國之真切比喻。

閩葫蘆的西南早已長成，來勢亦是兇猛；南京政府深恐其閩過甚，有碍局勢，屢派大員前往解閩，前如石瑛段錫朋，後如張繼陳肇英王陸一，最近如黃紹雄何健均係負責解西南葫蘆之閩者，始終其閩不解而越來越閩！

西南之閩，而使吾人閩者，約有兩端：協剿共匪為其一，裁撤兩機關為其二。其他如胡漢民之出處問題，國防設備問題，皆閩中之閩也。

夫共匪之為禍，人所共悉，且為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西南所經歷者也。西南諸公如怕共禍，如願剿赤，則於此時決心立斷，協剿共匪，果若袖手旁觀，隔岸觀火，則共匪不能剿，雖為南京政府之所畏懼，亦非西南諸公之幸福也。目前南京政府，摒棄一切，專事剿匪工作；惟剿匪之克成，端賴軍事行動，軍事行動則須剿之者完全統一；倘若此剿彼縱，則亦禍斷難消滅。剿匪期間延長，國家建設耽誤，人民疾苦日深，所謂「抗日」，所謂「收復失地」，皆成虛語！此望西南諸公應猛省者一。

再論西南之兩機關（執行部與政務委員會），在法理上已欠妥善，在事實上為統一國家之最大障礙力。國內如有外交事件發生，西南兩機關常對外國發表聲明，在西南諸公以為此乃愛護國家之舉動，在外人視之此乃無組織的中國特有之怪現象也。可恥孰甚！報載：最近何健赴粵會與西南諸公商談此項問題，竟為推至五全大會解決，殊屬費解！五全大會固為黨之最高權力機關，但西南兩機關之設立，非為前屆全國代表大會所決議，在法理上無須待於

五全大會解決；在事實上西南諸公如欲裁撤，儘可裁撤，無人敢作非議也。憶前中央會擬召集五全大會，而西南諸公竟以此爲非是，提議延緩，今又以裁撤兩機關委之五全大會，五全大會究竟何時召集，西南諸公會致慮之否？此望西南諸公應猛省者二。

際茲外患緊迫民生疾苦之時，誰均不願動兵用武，解決西南之悶。只有西南諸公務以國家前途爲重，私人恩怨爲輕，自己澈悟，從速解決西南之悶，全國之悶！

希特黨之清黨工作

康

德國希特黨的國社黨已經有十數年的歷史了。黨員間有健全的組織，堅決的信仰，高深的操行，團結的精神，所以自一九三〇年以來，黨之勢力逐漸膨脹，去年一月該黨之領袖希特拉即爲內閣總理，黨員在議會亦佔絕對的多數，於是國社黨變爲德國的唯一政黨。國社黨黨員也自知他們所負的使命甚大，德國人民所冀望於他們者極切。

大抵政黨在其未握政權的時候，都是很好的；但至既握政權以後，黨員就變驕恣了，腐化了，派別分歧，精神泛散，一切的情形與在野時便完全不同了。普通政黨如此，實行一黨專政的政黨更容易陷於這種弊病。希特拉的國

社黨就是實行一黨專政的政黨，自從牠取得德國的政權以後，一般趨炎附勢者極衆。不管過去黨派的不同，信仰的差異，除了猶太人和共產黨以外，大概許多人都混入國社黨了。這般投機份子想在國社會的掩護之下，爲非作惡，致不明白黨之內部的人們，都是詛罵國社黨，其實這何嘗是國社黨的原有精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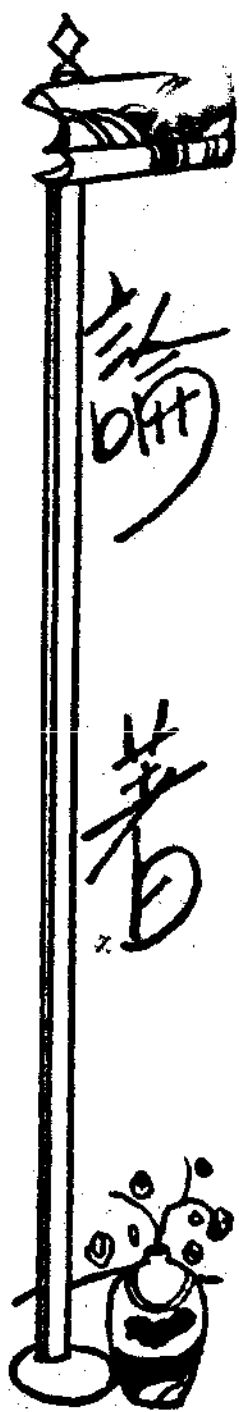
希特拉有先見的聰明偉大的魄力，他很明顯的知道這樣腐化惡化分歧複雜的國社黨，絕不能負起其救國拯民的責任，所以毅然決然乃於六月三十晚開始清黨工作，把反動的衝鋒隊領袖何爾姆槍斃了，企謀叛亂的首領施萊徹當場死於非命了。希特拉能够出此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大快人心稱快，而清黨工作能於一日之間結束，德國全境秩序現在已經完全恢復，尤使吾人欽佩。

這次希特拉之清黨工作，在肅清反動方面，固爲重要，而整飭黨之紀律方面，亦屬主因。這可於他對新任黨軍參謀長魯之所頒訓詞九項中，看得出來，他希望黨員嚴正紀律，樹立楷模，戒備奢華，嚴秘組織，謹防腐化，以奮發勇敢犧牲的精神，護衛國家。尤奇異者，當希特拉往捕衝鋒隊分隊長海恩斯之時，海氏尙在其寢室與變童同臥，醜態百出不堪設想，故希氏在其訓詞第七項中說明：「

余欲各領袖與余合作，俾黨軍組織，保持清潔與健全之性質，務令全國爲人母者，得以子弟親受黨軍訓練，而無在道德及風化上趨於腐化之慮，爲此余願各領袖嚴格注視，凡有同性愛情事發生，按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懲治之後，

當立即將犯者開除黨籍，或逐出衝鋒隊，余欲各領袖以人類自屬，而不欲見其行同禽獸也」。

凡黨之惡化病和腐化病清除以後，就容易成功了！



憲法草案中之國體問題

廷柱

憲法者，立國之大經，所以規定國權之組織，及其作用之法律也。故國權組織之形態，與其作用之方式如何？

概括，則論者之言亦非過也。在今日世界政治激變之中，以言國家政治體系，不外下列三種：

應視其國體而定。緣國體爲國家構成之方式，與人身之體格儀表同，「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體爲國家組成之方式，而亦爲全部憲法之出發點也。故列邦成憲，咸於卷端首先揭舉國體方式，亦所以明根據而示尊重也。此次立法院宣布之憲法草案，論者謂其律例歧途，不成體系。觀其標舉三民主義之說，而但懸建國大綱所擬之格局，取各國憲法條文，隨意分別填砌於其中，以致漏網遺生，互相

(1) 通常民主政治：此如英法美之所有者是。此種政治體系其中堅在於社會之中流。往時係指有產之富民而言。故其時之選舉權，必有財產限制。嗣後民智日進，社會主義漸盛，無產階級要求過問國家政治，選舉權乃遞次擴張，以前之財產限制，卒至廢除。故在今日，所謂爲政治中堅之中流社會，較之往時，不啻擴大數千萬倍也。

(2) 法西斯蒂政治：此如今日之意大利與希特勒黨權

以後之德國是。此種政治，其中堅在於唯一之領袖。爲領袖之人，對於國內之政治經濟，必須能徹底統制。同時社會之中，必須有十分嚴密之經濟組織。

(3) 專權埃式政治：此如今日之蘇俄是。此種政治，必須國內有唯一完全之黨，黨中又有唯一能領導全體同志之領袖，自國家以至最低級之地方，皆有民選之議會，以爲指引之具。此與前一種皆可謂之爲斯形之民主制度。

以上三種政治體系之中，中國今後所應取者爲何，實不易言。然以鄙見，吾國今後之政治組織，似不必徒高遠新奇，而應以合於國情者爲最當。此則通常所謂之民主政治。我國現時約法第三條，有中華民國永爲統一共和國之規定，此雖率由舊章，參攷他人，然知所取法，不輕操奇，謀國之誠，亦足多矣。讀者，立法院所擬之憲法草案初稿，一掃陳腐，師蘇俄新憲法之例，於第一條定中華民國體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別具一格，不落故窠，其勇敢精神雖足敬佩，顧憲法爲國家百年大計，國運所關，而國體爲憲法之基本規定，其重要尤在於其他條文之上，得失之間，所關匪淺，進而推求，亦事不容已者也。

論者謂憲法非由於抽象之思維，主觀之幻想，須有其客觀之根據，應乎時代之需要而發生者也，不見乎一七七

六年之美國憲法，與一七八九年之法國憲法乎？其於政府專橫之制遏，人民權利之保障，詳陳密舉，規定周詳，夫豈立法者知識如神別具匠心哉？抑亦當時工業發達，資本主義欣欣向榮，欲推翻專制政治，一掃暴風專恣之阻梗，故應時代之需要而出此。嗣以資本主義發展之極，財富集中於一隅，富者田連阡陌，日食萬金，而貧者枵腹終日，難求一飽，分配既不平衡，革命之難遂作。於是國家社會主義之德國憲法，與社會主義之蘇俄憲法，均爭露頭角，先後崛起，設社會利益於個人利益之先，盛唱經濟自由先於政治自由之說。以視美法憲法，其精神固大相逕庭，若乎應時代之需求，爲環境之產物則一也。由是觀之，憲法爲記錄時代要求之具，固已了無可疑，而中國將來之憲法，亦應以時勢之需求爲依歸，當亦識者所無惑者也。然則中國今日之環境何若，而其需求又何如？今日之中國，蓋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淪於半殖民地之境遇，內以軍閥之專橫，汚吏之貪婪，人民憔悴於苛政，進退俯仰，失其自由，土飯糜爛，幾不可得。故其所需求者：一曰國際地位之平等，所以脫於帝國主義之壓迫者也；二曰政治地位之平等，所以祛軍閥之專橫也；三曰經濟地位之平等，所以滿足求生之慾望也，而是三者，固均三民主義之精神也。

三民主義之於中國，實爲對症下藥之救國主義。雖然，列之憲法定爲國體，以示民族鼓吹之所在，促國民盡力以赴之，寧爲計之得者乎？

吾人深信法律爲時代之產物，而於三民主義之時代意義，亦心全有素，故與說者立論之前題，固亦會同，惟於說者所得之結論，則心殊未愜。蓋憲法與時代要求之聯繫爲一事，三民主義之偉大爲一事，而憲法上之國體規定又爲一事也。強合爲一，在邏輯上既欠根據，實際上亦有種種之缺陷耳。請申論之：

夫國體者，國家組成之方式，構成之形體也。三民主義者，政治上之主義也。性質既久，寧容牽混？若謂其源有自本之蘊藏，然蘇俄國家之組織，有其獨特之性質，與現世各國迥然不同，揭而出之，亦固其所。顧我國何如者？中國非社會主義之社會，三民主義爲中和性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俄國，固南轅北轍，等而效之，豈有當乎？此憲法草案第一條：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規定，不當者一也。

主義云何，解決問題之工具也，而問題爲物，隨俗浮沉，與時而變，向之成爲問題者，容且已決於今日，而未來之問題，或爲今日想像所不至，斯亦足見其時間性之嚴

切矣。惟其然也，故爲解決問題工具之主義，亦附有時間之條件，昔之所是者，今或非之，今之所是者，後或捨之，非天經地義，而可行之萬世而不悖也。顧憲法何如者？國體何如者？吾人雖不否認憲法之有時間性，然比之主義，其較有永久之意義，因爲補謀健全者也。况爲國家組合方式之國體乎？然則以一時解決問題工具之主義，定爲應有恆久意義之國體，方稱體整；其誤甚矣。此憲法初草規定之不當者二也。

抑三民主義者，一黨之主義也；而憲法者，全國國民不分黨派所共有者也。世之論者，每有慨於近年國民黨之失敗，而於三民主義大肆攻擊，而三民主義，是否業已實行？今日之狀態，是否三民主義實行之結果？初不問焉。此固不恕之論，而非吾人所能首肯。願三民主義，雖切實偉大，然究不失爲一黨之主義，不能併黨外之人強使全之，使其心悅誠服者也。即以一時之政治力量，強納一黨之主義，爲全民之規範，於國計民生，主義本身，固無實益可言，且適足以招國民之疑，以爲國民黨實無返政于民之誠意，而爲憲政前途之暗礁。且一旦異黨猖獗，不甘屈服，且有引起憲法戰爭之可能。夫豈維護國本，愛重三民主義之道哉？此憲法第一條規定之不當者三也。

再就法律解釋之，憲法既定「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則依解釋之結果，中國以信守三民主義，或至少不反對三民主義者而論，其後異端者，當如不事生產者在憲法條條其公民權，使不知是，固無以解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規定，與孫中山先生革命民權之學說；使而如是，又何得於草案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人民，「第十八條」人民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之規定。且草案第十三條不云乎？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法律不得禁止或限制之。夫人心不同，有如面，各異所趨，夫可強也，然憲法特設明文，保護思想自由宜也。竊以第一條規定之故，此中遂發生問題。使有人為，著書提出政治主張，其思想與三民主義略有不同，將之其發行乎？是違憲也，將禁止之乎？抑又何以解於第十三條保護思想自由之規定。法而古矣，國固核心，故憲法第一條之規定，實為憲法上之重大矛盾，一旦施行，將使官吏人民趨於逃避天譴之域，此其規定之不當者四也。

吾人于討論草案第一條規定之最後理由，則為三民

主義涵義之解釋問題。夫主義與解決問題之工具，吾人既言之矣，惟其然也，故其理論包羅萬象，精確之涵義，終不易得，而貽解釋之紛爭。柯爾之基爾特主義然，克魯泡特金之無政府主義然，馬克斯共產主義不然。三民主義為主義之一，此種情形，自不能免。孫中山先生前後之解釋既多出入，而其親信同志如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諸先生，亦人殊其說，是丹非素，入主出奴。中山先生逝矣，又孰為之定議而分曲直？今乃以涵義游移之政治主義列之憲法，定為國體，吾知憲法之解釋問題，必將迭起不止，而國家從此益復多事矣。此後草案初稿第一條規定之不當者五也。

綜之，就各面觀察草案初稿第一條之規定，均無可取之道，將來憲法上之國體規定，似可仍調政期約法第三條之舊，仍曰「中華民國永為統一共和國」，所以定我國家組織之方式，而防強隣與內賊之藉口，似較得當。苟不此之圖，則國運僅，則適足以貽國家之隱患於將來，而於三民主義之推行，終鮮實益，夫豈計之得者哉？故吾人對於憲法上國體問題之意見，被述如上，以備立憲諸公之參考也。

田賦及土地制度

(一)

之 鴻

中國田賦之特殊之複雜，積弊之深重，時至今日，無可諱言。第二次財政會議，已將田賦整理，減輕附加，土地陳報，土地清丈，擬具方案，通過施行，苟能循乎推行，國民固可慶，農村可救，社會經濟當可繁榮。然田賦整理與財政於吾國經濟影響何如？國人往往不盡悉。過去當局本非清釐，不惟無所整理，且加運使其愈陷紊亂。考吾國田賦以土地所有為原則，征收標準，根據清代賦役全書，歷數百年，今仍依舊，而政治經濟之變遷，又較清時為速，軍閥割據之謀求，亦較清時為厲，以致同一田賦，名目紛繁，田租不均，負擔不均，且因田賦之特殊性，促成土地集中，使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有力的統治農村，造成都市與農村對立。農民喪失土地所有權，農村為得不破產。社會經濟為斷不崩潰？故田賦內容之整理與複雜，不能不有整理之必要，茲分斷言之如左。

(一) 田賦種類

田賦種類大別為四，即正稅、附加、兵差、臨時苛派。分述如下：

(甲) 正稅有兩種，丁賦、地賦三項：照馮家福先生說「清初因稅物主義，丁賦以人主義，地賦則以地主義，

……」所謂清初者，蓋指賦除地丁外，於山東河南江蘇江西浙江兩湖奉天等省，征收米豆，轉漕京師，謂之漕糧。其起源在於兩漢，唐宋之時最甚，明代民運弊費太多，清時改為官收，征收之物品，交之於官，由州縣而水運之，直接運至京師為正兌，運至通州為改兌，改兌更加以手續費。此種漕糧，係以用作官俸或兵餉，當運兌之時，所需經費過多，嗣後改用銀折，民國以後，仍相沿至今。丁賦乃按人丁所課之賦，地賦乃按地畝所課之賦，清代雍正間，一條鞭制施行，併丁賦於地畝而征收，名為地丁。各省地丁漕糧正稅的定額，清時根據明代魚鱗冊編成賦役全書，民國即根據賦役全書而征收。但中國田賦有一特別情形：本來是賦率決定之後，按率和土地面積而定的額，反而中國是賦額規定之後，而始有稅率。即官廳由公稱地畝的賦額算出其賦率，結果賦率不能行之於實際，同一州縣內的同一土地也都不相同。正稅地丁漕糧之外，尚有房捐、地租、官租、學租，沿江各省名為厘課。厘課為官有地的價值的征收，即人民領有官地的價值，此項價值，近因官地變賣，漸已無存。至各省田賦之定額，著者尚未得到確實材料，茲就長野野郎所著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所載列表如次。

甘肅	1874, 1875	1874, 1875	1874, 1875
總額	2,824,500元	2,824,500元	100,000元
田賦	2,600,000元	2,600,000元	100,000元
鹽課	150,000元	150,000元	100,000元
酒稅	100,000元	100,000元	100,000元
賭稅	50,000元	50,000元	100,000元
其他	20,000元	20,000元	100,000元
合計	3,144,500元	3,144,500元	500,000元

(三)田賦。田賦增產，不難於辦，而田賦之收，實難於辦。增產之額，應視其稅率之高低而定之。最近者，本省增產二萬。在增產時，只有增產手續費之項，然已不難負擔。因全川十萬石產額，民國十七年第一次增產會議，曾由田賦局開會，「田賦之增產，不難於辦，而實行之，實難於辦。不難於辦，實難於辦。」十九年土地法頒布後，各省，均在增產及土地增產費，未實行此種增產後之各省，其田賦征稅法，仍照十七年所決定之標準。二十二年財政部每次整理田賦，可謂三令五申，然以厘金釐金，不難不招辦法，故有無已，遂有增產。此次財政會議，於減輕增產下有大決心，並規定增產不得超過正稅，而能實行，未始非人民之福。關於增產之設計材料，雖經整理，已

見不鮮，茲再將國府所在地之江蘇略舉其數縣之附加，以供引證。

附加名目	每兩征收額(元單位)	省縣
蘆課省附稅	〇、二五	江蘇揚中
蘆課縣附稅	〇、三	全上
公安經費	〇八二五	全上
自治經費	〇、〇八	全上
戶籍經費	〇、一八	全上
黨部經費	〇、三二	全上
區公所經費	〇、三二	全上
帶征普教經費	一、〇〇	全上
帶征築路捐	一、二〇	全上
水利賦捐	〇、〇二(每畝)	全上
地方行政費賦捐	〇、〇二(每畝)	全上
預備費賦捐	〇、〇一二(每畝)	全上
忙銀省附稅	〇、二五	江蘇江浦
忙銀縣附稅	〇、三〇	全上
實業費	〇、九四	全上
忙銀貧兒院經費	〇、一〇	全上
忙銀警備隊費	〇、五〇	全上

蘆課二分公益賦捐，〇、四三六四

全上

以上不過略舉江蘇省二縣作例，須知田賦附加，舉國皆然。依照十九年立法院統計處統計，廣東開平附加稅有十種，雲南元煤附加稅有十八種，河北徐水有二十一種，近年來增加之迅速種類之繁多，尤難想像。去年十二月各省人民曾向監察院呈訴，謂田賦附加，包括地賦捐保安捐等等，已超過正稅十倍以上，至以正附稅總額與地價相比，幾乎沒有一處不超過百分之二，而且大多數竟達百分之五。

(丙)兵差，所謂兵差者，人的方面即被徵作兵士，或被擄及被派作兵夫。物的方面，如開拔費，買槍費，軍米，軍穀，及因為供養大批軍隊所征之煙苗捐窩捐烟賦捐禁煙罰金等等。川滇湘黔陝甘等省以此為大宗，陝西煙捐每縣攤至二十多萬，貴州每縣攤至三十多萬。

(丁)臨時苛派，臨時苛派尤屬罄竹難書。各省在準備內戰開示時，和混戰結束期間，免不了有種種大量苛派，其派款形式，如救國捐，勸赤捐，國防捐，飛機捐，抗日軍餉，重征及預征漕糧地丁，丁銀拾墊，無擔保之地方公債，庫券濫發，借墊軍費，火餉兵差等等，即屬此類。或謂兵差及臨時苛派不屬於田賦，須知凡以土地所有關係而攤派之款項，即為田賦。

(未完)

民族主義與經濟生活

(Leon Trotsky作)
晉武譯

——譯自『Foreign Affairs』April, 1934.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已經宣言過：民族的「神聖自我主義」即是唯一的創造的因子。至于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呢，在既已將人類史縮小為民族史之後，又將民族縮小為種族，將種族縮小為血統。此外，在其他政治上尚未昇到——或者，寧是說降到——法西斯主義階段的各國內，經濟問題也漸次局限在民族的範圍之中了。她們並不見得都有勇氣公然標榜「奧大基」(「anarchy」)；但是就她們所實施的政策來看，她們却顯然都是極力要使國民生活與世界經濟斷絕關係。僅只在二十年前，學校教科書還正在與高采烈地講授着：生產財富與文化之最有力的因子即是世界規模的分工，而此種分工者實則依存于人類發展之自然的與歷史的諸條件。可是到現在，世界交換却顯然已成為一切不幸和一切危機之根源了。回歸本國罷！回歸國民的家庭罷！這就是時下流行的口號，在這種口號之下，海軍上將柏利(Admiral Perry)和哥倫布似乎都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而急有待于我們的矯正——前者之所以錯誤，是

因為他摧毀了日本的固有的「奧大基」；後者之所以錯誤，則是因為他過分地擴張了人類文化的領域。

莫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發現的民族之永恆的價值，現已開始同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虛妄的價值對抗起來了。這種對抗是與歷史上無可否認的事實正相矛盾的。只有惡意的無識才會在民族與自由的民主主義二者之間劃出明白的界線。事實上，自荷蘭獨立鬥爭開始，所有近代的解放運動都是同時具有兩個顯明的特徵：民族的和民主的。被壓迫和被分裂的諸民族，如果不會先為政治自由而鬥爭，牠們決不能完成那解放運動和統一運動。十八世紀末葉的法蘭西民族完全是在民主革命的暴風雨中團結起來的。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和日爾曼民族也同樣是在若干次戰爭和革命之中浮現出來的。北美之建國，首先是因為在十八世紀的暴動中受過了自由的洗禮；其後的長足的發展，則完全是因為得到了「內戰」的結果——北部戰敗了南部——之保證。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都並不是民族的發現者。愛國主義，就其近代的意義——更明確一點兒說，就其資產階級的意義——而言，實則就是十九世紀的產物。法

蘭西人民的民族意識或許可以稱得起是最保守的，最堅定的；但是在今日，這種民族意識却正是受着民主的傳統精神之滋養。

人類之經濟的發展推到了中世紀的局部主義 (Particularism)，突破了民族的邊界。世界交換的成長與國民經濟的形成是相互併行的。這種發展的傾向——至少，在各先進國家中——之表現即是重心之從國內市場移轉到國外市場。十九世紀的特徵是民族的命運與其經濟生活的命運兩者之混合；而我們這個世紀的基本傾向則是民族與經濟生活之日益趨于矛盾。在歐洲，這種矛盾已然是尖銳化到極點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德國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現。在十九世紀中葉，德國人民才開始感到他們自己是受着數十個封建的小邦之束縛。但是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後未及四十年，德國的工業便又突然不堪忍受民族的國家之限制了。世界大戰的原因本有好多，而其中主要的一個即是：德國資本要努力打開一個較寬廣的活動範圍。希特勒之參加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並不是爲着統一日爾曼民族；他的參戰的目的原本在於實現超民族的帝國主義的綱領，在於實現「組織歐洲」這個有名的公式。如果德國的軍國

主義當真統一了歐洲，歐洲無疑地一定又會變成一個廣大的操場——在這個操場上，德國還要準備組織整個的地球。

但是德國並不是一個例外。她也不過就是以一種最強烈，最侵略的形式表現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傾向而已。這種傾向是爲其他各國所共具的。這些傾向之間的衝突，結果便促成了大戰。這次大戰也如同其他歷史上的重大變動一樣，一方面引起了許多歷史的問題，他方面附帶地也激起了歐洲各落後國家——沙皇的俄國和奧匈帝國——的民族革命。然而，這些事情仍然不過是一個業已過去了的時代之遲緩的回響。主要地，就其性質而論，這次大戰還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戰爭。牠企圖以種種致命的，野蠻的手段解決如下的這個進步的史的發展的問題，即：在世界分工所準備好的那個全部的領域之上組織經濟生活。

自然，我們無須說，這次大戰並沒有解決了這個問題。反之，牠更使歐洲陷入了困境。牠加重了歐美兩洲的交互依倚之關係；同時牠又深化了兩洲之間的對立。牠賦予殖民地國家以獨立發展之動力；同時牠又加強了宗主國家對於殖民地市場之倚賴性。大戰的結果非但未能解決矛盾，反之，已往的種種矛盾却是更加深化了。當戰後數年之

內，歐洲在美洲的援助之下，頗努力于完整的經濟情況之恢復。但是如果恢復生產力，首先不可避免地便須先使那些大戰因以發生的癥結復活。已往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危機至此已經綜合成一個了；目前的危機事實上正是所謂民族的經濟生活之危機。

國聯企圖把軍國主義的話句翻譯成外交的協定；但是大戰所遺留的未決的問題却並未因此得到解決。盧登道夫(Ludendorff)企圖以武力「組織歐洲」；白里安企圖以甜美的外交辭令建立「歐洲合眾國」。結果，這一切都成了泡影。十餘年來若干政治的，經濟的，財政的，關稅的，貨幣的會議，結果只是展開了統治階級的破產之全景，指示了我們的當前急務之所在。

理論上說，這個任務可以這樣地表明出來，即：在不致妨害歐洲各民族的文化發展的自由之範圍內，歐洲的經濟的統一如何才能得到保證呢？統一起來的歐洲如何才能不致與合作的世界經濟發生衝突呢？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決不在于尊崇民族為神聖；反之，實則在于完全解放生產力，全部毀棄民族的國家所以于生產力之上的種種束縛。然則現時歐洲各國的統治階級究竟是以甚樣的態度來應付這個問題呢？他們採取了正好相反的手段；他們努力要使

經濟服屬於業已過了時的民族的國家。傳說中的鐵床逸事「譯注」不圖在今日又重新出現？。目前的統治者非但未能給近代的技術學開拓出一個更廣闊的活動領域，他們却把活潑的經濟有機體撕成了殘屑和碎片。

(譯注) The Legend of the bed of Procrustes——Procrustes

保古希臘Attica地方之巨盜。彼常縛衆多被難者于一鐵床上，或強伸彼輩之身軀，或切斷彼輩之四肢，以使所佔之面積恰與鐵床相等。

在最近一篇政綱演說中，莫索里尼曾歡呼「經濟的自由主義」——即所謂自由競爭——之死亡。這種意見事實上並要有包含着甚變新鮮東西。自從自由競爭失勢之後，托辣斯，辛提加，和加迭爾的時代已然經過好多時日了，托辣斯這類組織之與有限的民族市場之衝突，實尤有甚于自由資本主義的企業。獨佔之消滅競爭，與世界經濟之屈服民族市場，二者是彼此併行的。經濟的自由主義和經濟的民族主義同樣都已過時了。企圖在經濟生活中種上民族主義的痘苗以求自存者，結果只有染上一種各為法西斯主義的毒症而已。

(未完)

漫談

穿衣吃飯的幾字解

隱名

穿衣吃飯日常事也，故人皆忽之。惟某君者於斯二者頗三致意焉。黨語人曰：我對穿衣只遵守三個「合」字：曰合式曰合時曰合身。合式者不太落伍亦不太摩登，式樣適合中庸之道之謂也；合時者合乎春夏秋冬四時之謂也；合身者，合乎你個人身分之謂也，你要是個學生就要穿着學生裝束，你要是個商人，就應打扮得像商人模樣，……不要張冠李戴，以紫奪朱也。吃飯亦祇有三個「定」字：曰定時，曰定量，曰定性。定時者接時進餐之謂也；定量不過，飽亦不使其挨餓，「量肚皮而進食」之謂也；定性某種食物中含有某種成分和養料，務使其調和平均之謂也。

火腿炒鷄子

隱名

自中南海游泳池開幕以來，一般水上英雄英雄，咸趨

之若鶩焉。一日區區亦置身其中，見有青年男女一羣排立水中，一人逐一由各人腋下穿過，至某女士處竟未能穿過，而反被某女士用雙腿將其頭夾着，此人即在水中大嚷「怎麼……怎麼……」某女士曰「火腿炒鷄子」。聞者譁然，某女士亦不覺紅泛笑鬢矣。

新詩一首

隱名

某大學於畢業考試將完時，一日黑板上忽發現新詩一首，急錄之以餉讀者：

詩云：畢業無心 Study。

驅歌三唱真 Sorry。

謀衣謀食 quickly

捲起鋪蓋 go away。